

探
索
者

Oliver Sacks

[美] 奥利弗·萨克斯 —— 著

韩文正 —— 译

看见声音： 走进失聪人的寂静世界

没有语言 人要如何思考 如何建立概念

享誉全球的脑神经专家 畅销书作家萨克斯
走进失聪人群的世界



中信出版集团 CHINA CITIC PRESS



Oliver
Sacks

看见声音：

走进失聪人的寂静世界

〔美〕

奥利弗·萨克斯——著

韩文正——译

Seeing Voice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看见声音：走进失聪人的寂静世界 / (美) 萨克斯

著；韩文正译. --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8

书名原文：Seeing Voices: A Journey into the

World of the Deaf

ISBN 978-7-5086-6478-1

I. ①看… II. ①萨… ②韩… III. ①认知心理学—

通俗读物 IV. ① B842.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66213 号

Copyright © Oliver Sacks 1985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or introduced into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wise)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Any person who does any unauthorized act in relation to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liable to criminal prosecution and civil claims for damage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本书中文译稿由台湾远见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使用

看见声音：走进失聪人的寂静世界

著 者：[美] 奥利弗·萨克斯

译 者：韩文正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7 字 数：146 千字

版 次：2016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01-2010-6398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ISBN 978-7-5086-6478-1

定 价：42.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销售部门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400-600-8099

投稿邮箱：author@citicpub.com

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个体，要寻找自己的路，过自己的生活，也以自己的方式死去。

——奥利弗·萨克斯

*

*

*

推荐序1

因为写这篇序的缘故，仔细阅读了奥利弗·萨克斯的生平，发现其实我早就与他有些联系。萨克斯的研究理念，可以说师承俄国神经科学家卢瑞亚（A. R. Luria），而这位前辈，曾经因为在大脑皮层功能研究领域的探索性研究，被我的博士论文多次引用。

五六十年前，关于神经系统可塑性的研究，还远没有现在这么深入，大脑内“神经线路”的联系，一旦固定还能否改变，还没有一个笃定的结论。卢瑞亚和萨克斯认定大脑有“卓越的可塑性、惊人的适应能力”，而且这些“不仅仅是在神经或感知障碍的这种特殊（而且经常是令人绝望的）环境下才会出现”，他们主张不单单要面对来问诊的病人，更要看到处在日常生活环境中的病人。这些见地，在当时的情境下，可谓先锋。

萨克斯和卢瑞亚的交情，始于1974年前后的一段通信。那年萨克斯在挪威的一个边远山区，遭遇了一头愤怒的公牛，情急之下他急转逃生，一脚踩空，左腿肌腱断裂，神经损伤，造成了严重的残疾。

他慢慢发现这条腿仿佛不再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奇异的遭遇让他以一个病人的视角审视自己的身体和心理。他将之称为“医学的机缘”。正是因为这个机缘，他和卢瑞亚讨论起人体的整体机能，关于个体和环境的联系。卢瑞亚鼓励说“你正在揭示一个全新的领域”，这样的信件给了他极大的支持。

萨克斯的这段遭遇，后来被写成《单腿站立》一书，于1984年出版。事实上，从1973年起，他就开始以亲身的医患经历，写作了一系列的“医疗轶事”，《觉醒》《错把妻子当帽子》，这些都成为世界范围的畅销书。他将病患案例文学化，将虚构与真实融为一体，饱含同情，着力描写患者的各种身心体验，给读者打开一道通往奇异世界之门。这一系列的书籍，获得了极大成功，被翻译成多国语言。萨克斯因癌症于2015年8月30日在纽约去世，享年82岁。他生前就职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作为顶尖医生的同时，也成为了著名的畅销书作家，被称为“脑神经文学家”，被《纽约时报》誉为“医学桂冠诗人”。

萨克斯的书中描写了很多例“病感失认症”，这也是我最感兴趣的话题。由于中风或其他原因，病人可能无法辨认自己身体的一部分，甚至觉得那是别人的。他们会在火车上指着自己的手对邻座说：“对不起，先生，您把手放在我的膝盖上了。”即便被旁人提醒，这些可怜的病人都很难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对自己身体的错误感知，有时会发展到匪夷所思的地步。记得英国《卫报》曾有个记者写到自己的遭遇，他有天早晨起来，感觉“自己跟电视机遥控器一样高”，“脚陷进了地毯里”。此后，他时不时被猛然抛进童话世界：手指变得有半

里长，走到街上，路旁的车看起来像威尔士矮脚狗那么大。有时办公的时候，身体突然缩小，椅子变得好大，感觉自己就好像走进了仙境的爱丽丝。还记得阿兰·德波顿描写过一个家伙，他把自己当作一个煎蛋，始终不敢坐在椅子上，后来有个朋友出了个招，在椅子上放了块面包。如此，他终于肯把自己像三明治一样放在椅子上了。

萨克斯将神经病学的理论和案例深入浅出地写进书里，既轻盈又沉厚。本来，神经病患，在普通人看来是一类与自己很少发生关联的遥远而陌生的群体。萨克斯以客观平等的态度看待他们，与他们交流，在书中展现了他们的心灵世界。那是另外一个伟大而奇异的境界。每一个患者，其实都有自己独特的、值得尊重的人格世界，有着我们未必能够达到的宁静和辽远，甚至是通透。

每一本萨克斯医生的书都可当作非常精彩的医学传奇集。《错把妻子当帽子》展现了24个脑神经失序的患者，这本书大多数讲述的是“白痴天才（或称白痴学者）”的事迹。这些故事以前所未有的高度告诉我们，“病”这种东西，未必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缺陷、不适与疾病，会产生出另一些发展、进化与生命的形态，激发出我们远不能预料的创造力。普通读者能通过阅读这些故事感受到人类心智活动的繁复和奇妙，更能以新的眼光重新发现日常与人生。《火星上的人类学家》描写的则是另一种“变形记”。书名同题文写的则是一位自闭症患者、杰出的动物行为科学家坦普·葛兰汀。一方面，她有韧性、真诚、坦率、非常敏锐，然而，另一方面，由于病症带来的情感缺陷，使得她在感知情绪时会有障碍，在社交中常感困惑。文中也提到阿斯伯格综合征——因为一部动画电影《玛丽与麦克斯》而让影

迷们熟知的病症。阿斯伯格综合征和自闭症的关系，学界尚不是很清楚，两者有类似的症状，例如人际交往障碍、刻板、重复的兴趣、自我中心、然而阿斯伯格综合征患者不易被发现，他们在外在表现上很难与正常人区分开。影片中的麦克斯就是一个 44 岁的肥胖古怪的阿斯伯格综合征患者，不擅长交际却又渴望温情。我们自认为是正常的地球人，将这些病人视为“火星人”，其实我们又何尝不被他们当作是“外星人”呢？又何尝不处处表现出怪异的举动呢？这正是萨克斯想告诉读者的。

萨克斯的“小说”谈的不仅仅是猎奇的故事，他探讨的是人性的无限可能性，人与人之间微妙的超越我们现有认知的关系，他希望“火星人”与地球人相互了解，相互表达。这正是萨克斯的文字的珍贵之处，也是中信出版社这套书的珍贵之处。

姬十三（神经生物学博士，果壳网创始人）

*

*

*

推荐序2

20 世纪人类上天入地。人类到太空行走并登上月球；携带人类信息的飞船飞出太阳系和银河系并正飞向宇宙深处；“蛟龙号”潜入最深的海底……毫无疑问，这一切都是人类思维和认知的结果。但如果要问，人类是如何进行思维和认知的，或者说，人类的大脑是如何对信息进行加工，并指导我们的行为？这个问题可比上天入地要复杂得多！对这个问题的追究，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诞生了一门全新的学科——认知科学。

认知科学是探索和研究认知现象和规律的交叉综合学科，由神经科学、心理学、语言学、哲学、计算机科学和人类学构成，其科学目标是探索并最终揭开人类心智的奥秘。

英国出生的美国神经科学家、科普作家奥利弗·萨克斯的一系列与神经科学有关的科普读物、游记、回忆录式的非虚构作品，以及有自传性质的著作，包括奥利弗·萨克斯这套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的“探索者”系列丛书，其实也是引人入胜的认知科学读物，因为他所讲的

故事，都是与神经认知和心理认知有关的经典案例。

与大多数的科普作品一样，萨克斯讲故事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只负责记录和描述现象和事件，提出问题，但不提供问题的解决方案：作为一位科学大师和聪明的科普作家，他更愿意把思考的空间留给读者。

每一本萨克斯的书都是非常精彩的认知神经科学经典读物。例如，《错把妻子当帽子》一书的第一章，讲述了一位音乐家和歌唱家皮博士的故事。皮博士大脑视觉区长了一个肿瘤，导致他有视觉功能缺陷，他分辨脸孔、景物的能力严重受损，只是辨别事物架构的能力依然存在，当他起身寻找帽子时，伸出手抓住妻子的头，把她的头拿起来戴上。他把自己的妻子当成了帽子！他还会轻拍消防栓或站牌的顶部，把它们当成小孩子的头，在家里他会亲切地跟家具上的雕花把手聊天。当萨克斯对患者进行测试时，他连日常生活中非常熟悉的手套也不认识，但却能够识别出那是用来装东西的“五个小袋子”。他无时无刻不在唱歌、吃饭、穿衣、洗澡，每件事都化成了歌曲。若不能把每件事变成歌曲，他就做不了任何事。

很多读者恐怕难以理解皮博士的故事，而多半只会把他当成一个行为怪异的病人。但如果你稍微懂得一点神经科学和认知科学的知识，你就会知道，皮博士其实是一个右脑受到损伤而左脑仍然正常的病人。他能够正常辨别物体的形态并进行逻辑判断——这是左脑的功能；但却不能将这些事物与日常生活的经验联系起来——这是右脑的功能。他为何做每件事都要唱歌？因为音乐和歌唱能够启动他的右脑功能，这样他的受损伤的右脑认知能力会得到某种激活！

虽然萨克斯想把更多的思考空间留给读者，但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会有答案。例如，在《火星上的人类学家》一书中，作者讲述了一位彻底成为色盲的画家艾先生的故事。艾先生由于遭遇车祸而受到脑损伤，此后便出现种种怪异的行为。他无法辨认字母和颜色，变成了完全的色盲！对一位画家来说，没有比失去颜色认知能力更悲惨的了！令人奇怪的是，这位画家对黑白二色和各种灰度的知觉能力却得到异常的加强！艾先生说，他现在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多变的世界，一个光明与黑暗随着照明亮度波长变动的世界，这和他过去所知的彩色世界形成强烈对比，因为原来的世界比较稳定，也比较持久不变，而他现在的世界却是变化不居的。

这一切以传统的色彩理论来解释的话，是非常困难的。按照牛顿的观念，波长与色彩之间的关系固定不变，从视网膜传送波长信息到大脑的方式为细胞对细胞，而且这使信息更直接地转换成颜色。但如果将神经方面的现象模拟为光线透过三棱镜的分解与重新组合，根本无法解释真实生活中视觉的错综复杂性。

这些研究也许会改变自牛顿以来，物理学家和哲学家关于色彩是客观存在的看法。也许色彩的认知只是人们的大脑和神经系统主观加工的结果。

萨克斯不仅是一位科学大师，同时也是一位会讲故事的科普作家。萨克斯的案例通过奇闻异事讲出来，生动有趣。即使是一般的科学爱好者和普通读者，也可以读懂这些书，正如我们能够读懂科学大师霍金介绍相对论的科普作品《时间简史》一样。本书所提供的大量丰富生动的案例，则是神经科学、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研究的重要素材。

20 世纪人类上天入地，遨游太空。21 世纪人类回到自身，探索自己肩上这几磅重的“宇宙中最复杂的也最不可思议的物体”——人类的大脑。这是一个新的时代，让我们来参与其中吧！

蔡曙山（清华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心理学与认知科学研究中心主任）

*

*

*

作者序

三年前，我对失聪人的世界还一无所知，从来也想象不到，它竟然涵盖了如此广泛的领域，尤其是语言领域。等了解了失聪人的历史，体验了他们在语言上所面对的艰难挑战，接触到迥然不同的可视化语言，我震惊不已。我们习惯把语言视为理所当然的产物，往往需要接触到另一种语言——或另一种“模式”的语言——才能重新感受无上的惊奇。

当我初次读到有关失聪人的事迹和他们所使用的手语，就被其吸引，展开了一趟探索之旅。这趟旅程把我带领到失聪人士和他们的家庭，专为听障所设的学校，唯一为失聪人士所设的加劳德特大学（Gallaudet University）；这趟旅程也把我引到玛莎葡萄园岛（Martha's Vineyard），以前这里有过遗传性的失聪人士，不管听力是否正常，人人都会手语；我也被引到弗里蒙特（Fremont）和罗契斯特（Rochester），这两个地方在处理失聪者和听力正常者方面，有很好的接口；我也接触成就斐然的手语研究者，还有失聪人士的状况——

心奉献投入的研究者把他们在面对还无人探触的领域时，心中的激动和觉察与我分享。¹

这趟旅程以全新的方式，引领我仔细审视语言，让我审视交谈与教学、儿童教育的本质，审视神经系统的发展与运作，以及社群、世界与文化的形成，让我受益匪浅，乐趣无穷。这尤其让我能用全新的观点来看语言、生物学、文化这些老问题……让已然烂熟的事物显得陌生，让陌生的事物显得熟悉。

这趟探索之旅让我深受吸引，又惊骇莫名。有这么多听障人士从来都不曾掌握语言（或思考）的力量，他们的未来极其黯淡。

但我几乎在同时也感觉到另一个层面的存在，这跟生物学无关，而是文化的。我见过许多听障人士不仅语言能力很好，而且还是一种全然不同的语言，它不仅有思考的力量（它的确拥有从听觉来感知语言所想象不到的思想与知觉），也是一个丰富文化的沟通媒介。听障人士的“医疗”状况常在我心，但是我现在能从一个新的“种族”的方式来看待他们，自有其语言、思考方式和文化。²

有人或许会以为失聪人、还有他们的语言的故事，以及对他们所做的研究只是一种很冷僻的研究。但我相信绝非如此。没错，听障者只占全世界人口的千分之一，但是他们所引发的方向，重要性既深且广。对听障所做的研究让我们看到人之为人的所在——我们的语言、思考、沟通以及文化的能力，这并不是自动就发展出来的，也不是生物的机能，在根源上是社会与历史的；他们是上一代传给下一代的恩赐——最妙的恩赐。我们把文化（culture）和造化（nature）等量齐观。

手语这种视觉语言的存在，以及随之而来对知觉与视觉的增强，让我们见识到大脑潜能之丰富，这恐怕超出我们的想象，也让我们见识到神经系统遇到新的状况非得适应的时候，其可塑性与能力实无穷尽。如果这个主题让我们看到人有多么脆弱，看到我们（往往在不知不觉中）会伤害自己的方式，但它也同样让我们看到自己的力量，这力量我们并不知道，也没料想到，造化与文化赋予我们的无穷的生存条件。因此，虽然我希望这本书对听障人士及他们的家庭、教师和朋友会有些用处，但是我希望一般读者也能看看这本书，对人的处境将会有些没想过的观点。

本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写于1985年和1986年，最先是对莱恩（Harlan Lane）的《当心灵倾听：一部失聪史》（*When the Mind Hears: A History of the Deaf*）所写的书评。到这篇书评刊登的时候[1986年3月27日，《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已经扩充为一篇长论了，之后不断进行扩充与改写。但是我留着一些行文与表达方式，虽然有些地方我已经不再完全同意，但我觉得有必要保持原有的模样与缺陷，以反映我最先是怎么来想这个主题的。第三部分是受1988年3月加劳德特大学的学生抗争之刺激而写的，刊登在1988年6月2日的《纽约书评》。这部分也经过了相当幅度的扩充与修改。第二部分最晚写，是在1988年的秋天，但从某方面来说，这是本书的核心——至少，是最系统的部分，但也是对这个主题最有人色彩的看法。必须说明，我发现不可能在不去管无数的旁枝或是岔题的情形下来说故事，这使得这趟旅程更为丰富。³

我得声明，我在这个领域是个门外汉——我的耳朵没聋，不会手

语，不是个老师，也不是儿童发展的专家，更不是历史学家或语言学家。读者将会看到，这是一个让人兴奋的领域，各家意见争锋，已争论了数世纪之久。我是隔岸观火，既无所知，也无所专，但我想我也无所偏。

没有别人的协助，这趟旅程是不可能成行的，更不用说去写它了：尤其是听障人士，他们是唯一能提供内部观点的人；还有那些与他们最直接相关的人——他们的家人、翻译和教师。我特别要在此感谢伊丽莎白（Sarah Elizabeth）、刘易斯（Sam Lewis）和他们的女儿夏洛特（Charlotte），乔治敦大学的坦能（Deborah Tannen），还有弗里蒙特的加州聋哑学校、列克星敦（Lexington）聋哑学校的校方人员，还有许许多多为听障人士所设的学校与机构，特别是加劳德特大学——包括洛伦佐（David de Lorenzo）、爱婷（Carol Erting）、卡其默（Michael Karchmer）、利德尔（Scott Liddell）、诺曼（Jane Norman）、范克里夫（John Van Cleve）、怀特（Bruce White）和伍德沃德（James Woodward）等人。

令我受惠最多的是那些一辈子关注了解、研究听障人士及其语言的研究者——特别是贝鲁吉（Ursula Bellugi）、沙勒（Susan Schaller）、施莱辛格（Hilde Schlesinger）和斯托克（William Stokoe），他们慨然将所学所知与我分享，也刺激了我自己的看法。布鲁纳（Jerome Bruner）对儿童语言的发展极为透彻，是极为宝贵的朋友与向导。我的朋友兼同事戈尔德堡（Elkhonon Goldberg）提出了新的方式，来看待语言与思考的神经学基础，以及可能发生在听障人士身上的特殊形式。我在这一年很高兴见到了莱恩和格罗斯（Nora Ellen

Groce)，他们的著作在我 1986 年开始这趟旅程的时候，启发我甚多，还有帕登（Carol Padden），我深受她的著作影响——他们对听障的看法拓宽了我的思考。贝鲁吉、布鲁纳、约翰逊（Robert Johnson）、莱恩、内维尔（Helen Neville）、拉平（Isabelle Rapin）、罗森菲尔德（Israel Rosenfield）、施莱辛格和斯托克，在不同的阶段读了本书的初稿，并给予意见、批评与支持，对此我尤为感激。这些人及其他的所有予我启发，不过我个人的意见（以及谬误），责任全在我身上。

1986 年 3 月，加州大学出版社的霍威兹（Stan Holwitz）对我的第一篇文章马上做出响应，鼓励我把它扩充成一本书；在本书成形的三年里头，他给予我耐心支持和激励。西玛（Paula Cizmar）读了本书的初稿，给了我很多宝贵的建议。沃伦（Shirley Warren）在本书从手稿到付印的过程中，很有耐心地处理了繁杂的注释和最后的修改。

我也要感谢我的侄女伊丽莎白·萨克斯·蔡斯（Elisabeth Sacks Chase），这个书名是她建议的，出自皮拉摩斯（Pyramus）对提斯柏（Thisbe）说的话：“我看见一种声音。”⁴

写完本书之后，我开始做一件事，这件事或许是我应该最先做的——学手语。我特别感谢我的老师——纽约听障协会的里姆勒（Janice Rimler），还有特鲁格曼夫妇（Amy and Mark Trugman）和我这个起步太晚的初学者一起奋斗，也说服了我，学手语永不嫌晚。

最后，我要向四个人表达我最深的感谢——两位同事和两位编辑，这本书能成形，他们扮演了关键的角色。第一位是《纽约书评》的编辑席沃斯（Bob Silvers），他把莱恩的书寄给我，告诉我：“你真的想过语言这回事；这本书会让你想一想的。”——结果也的确如